



## 彝族创世史诗《梅葛》语言修辞研究

### A Study of Language Rhetoric of Yi Epic *Mei-ge*

杨能<sup>1</sup>

YANG NENG

楚雄师范学院，中国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P.R.China

E-mail: edwardny@cxtc.edu.cn

顾雄伟<sup>2</sup>

CHATUWIT KEAWSUWAN

农业大学、人文学院、东方语言学系

Department of Eastern Languages,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chatu\_wits@hotmail.com

Received: 01 April 2024 / Revised: 11 June 2024 / Accepted: 14 June 2024

### 摘要

“梅葛”是一部流传于云南楚雄地区的彝族口传文学作品，是彝族四大创世史诗之一。史诗分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个部分，叙述了彝族人民造天地、盖房子、养牲畜、盘庄稼、结姻缘、传后代以及面对长辈离世举行丧事纪念等事件，揭示了人类社会从低级社会向高级社会过渡，从落后向文明的转变过程。本文选取《梅葛》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修辞学知识，分析文本中的句子或段落，找出相关修辞手法，并分析修辞手段如何促进文本理解。通过研究发现“梅葛”文本中存在大量使用比喻、夸张、反复、设问等修辞手法，形象化修辞手法的运用一方面提高了文本的可读性，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让读者进入到一个形象生动的叙事图景中，深化对彝族文化的理解；另一方从修辞学视角来分析文本，为“梅葛”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研究向度和维度，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传承和发扬。

**关键词：**彝族；梅葛；修辞手法；修辞效果

<sup>1</sup> 杨能，男，中国人，楚雄师范学院副教授，泰国农业大学东语系在读博士。

<sup>2</sup> 顾雄伟，男，泰国人，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 ABSTRACT

"Mei-ge" is an oral literary work of the Yi ethnic group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in the Chuxiong prefecture of Yunnan province. It is one of the four great creation epics of the Yi people. The epic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creation, creation of things, marriage and love songs, and funeral rites. It narrates events such as the Yi people creating the heavens and earth, building houses, raising livestock, cultivating crops, forming marital bonds, passing on descendants, and conducting memorial ceremonies for elders who have passed away. It reveals the transition of human society from a primitive state to an advanced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backwardness to civilization. This study selects "Mei-g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applying rhetorical knowledge to analyze sentences or paragraphs in the text, identifying relevant rhetorical devices, and analyzing how these rhetorical device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text.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Mei-ge" text extensively uses metaphor, exaggeration, repetition, questioning, and other rhetorical devices. The use of figurative rhetorical techniques not only enhances the readability of the text and strengthens the emotional impact of the work, immersing readers in a vivid narrative scene but also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Yi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analyzing the tex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nterpreting "Mei-ge," broadening the research dimensions and facilita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minority literary works.

**Keywords:** Yi Ethnic Group; Mei-ge; Rhetorical Techniques; Rhetorical Effects

## 一. 引言

### 1. 选题缘由

“梅葛”是音译，在彝语里，“梅”的意思是嘴，“葛”的意思是古老，“梅葛”，可以解释为讲述远古的事。《梅葛》是楚雄彝族的一部长篇创世史诗，流传在云南省楚雄州的姚安、大姚等彝族地区，被视为彝家的“根谱”。当地彝族人民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起屋盖房都要诵唱《梅葛》。作为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是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它既反映了彝族先民在远古时代朴素的世界观和对宇宙万物的丰富想象，也反映了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既反映了彝族人民恋爱、婚姻、丧事、怀亲、送别等生活习俗，也反映了彝族同胞与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梅葛”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于一体的彝族“百科全书”，是彝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珍品，（杨甫旺，2005：114）它是人类原始时期的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一定的文学价值。

史诗《梅葛》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每部分下面分为若干节，每节讲述一个事件，叙事结构完整，独立成篇。早期的《梅葛》主要在祭祀、造房、丧葬等民俗仪式中由毕摩演唱，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和社会的规范性。由于缺乏文字，毕摩通过祭祀活动演唱来传承梅葛。但毕摩有严格的传承制度，通常为世袭制，并严格恪守传男不传女的原则（马晶晶，2023：75-76）导致传承人断代，致使很多原始材料的遗失。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祭祀活动逐渐萎缩和势微，一些原始的节日、民俗逐渐失落，毕摩的传承也出现了断代，梅葛逐渐走向民间，主要由歌手演唱、传承。（蔡晓丽，2015：47）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多次深入“梅葛”流传的地区进行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出版了汉语版《梅葛》，使得这口传文学以文本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彝族文学、文化、历史、宗族、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等研究提供了现成素材，有利于史学和文学研究的开展。

《梅葛》是地处中国西南的楚雄彝族民间传统文学的代表作，是研究楚雄彝族文学的经籍之一。正如龙保贵所说：“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是滇南历代彝族毕摩用古彝文书写、创作、传承以及翻译改写其他民族民间文学，并由滇南彝族毕摩一代又一代不断加工、修改、补充、完善，且流传于至今滇南彝族民间文学”（龙保贵，2020：2）。研究《梅葛》的文学性有助于进一步挖掘其文学价值，同时有助于增强彝族的民族认同感。民族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彝族文学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彝族文学不仅是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世界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平慧，2014：109）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映射，《梅葛》反映了当时彝族人民的生活状况，通过“梅葛”的语言，可以看到，人类敬畏自然、尊敬祖先、勤劳朴实、自觉规范行为、团结邻里的叙事图景。合理运用修辞手段可以提高语言的张力，增强语言表达效果。“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张弓，1963:1）通过文本阅读，发现修辞手法的运用是“梅葛”这部文学作品的一大特点。因此，可以借助修辞学视角来探究《梅葛》中大量运用修辞手法的缘由，挖掘民族文学文本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也为后期的英语翻译提供语言学知识借鉴。

## 2. 研究目的

《勒俄特依》《查姆》《梅葛》《阿细的先基》被誉为彝族“四大创世史诗”，它是一个民族最早集体创作的叙事诗长篇巨作，不但永远留下来一个民族早期的社会发展图景，先民对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种种看法，探索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而且还以它提供的美妙的神话，丰富的想象，富有特色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朴实而又具有韵律的诗歌语言，表现出一个民族在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才能和特点（沙马拉毅，2004:42）。由此可见，彝族创世史诗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记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和演进历史，以及在此过程彝族人民如何逐步认识自然、运用自然规律服务农业生产生活。当面临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候，或者为了维系民族自身神圣性，他们运用超凡的想象力，构造出相关的历史神话故事，从而解释事情的“合理性”，告诫民众应该遵循相关的

规则，并运用吟唱的方式，把这些历史记录了下来，形成共同的民族记忆，因此也被认为是他们的“根普”。

对史诗的研究，可以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学、文化学、艺术学、诗学等不同角度切入，从而产生不同的研究结果。但通过文献查找，对《梅葛》文本修辞的研究尚未有相关研究论述。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中对修辞学定义为：修辞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学科，研究如何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及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罗竹风，1993：1382）。王希杰出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一个语言学分支学科。（王希杰，2014：8）从定义可以看出，修辞学研究语言的运用问题，目的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使语言表达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因此，本文主要关注“梅葛”史诗的文学性，从文学文本解读的视角切入，运用修辞学知识，分析文本中如何修辞手段来提高文本的文学价值，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阅读视角，增强文本的艺术性和可读性。文章主要解决两个问题：1）《梅葛》文本中运用了哪些修辞手法？2）《梅葛》文本中对修辞运用对文本阅读有何作用？

### 3. 研究意义

《梅葛》被彝族人民认为是他们的“根普”，文本讲述了人类的起源、造天造地、建房子、造工具、盘庄稼、洪水泛滥、人种繁衍、看病寻医、婚丧嫁娶等内容，诉说了彝族先民们崇拜自然、认识自然、运用自然的历史，寄托了他们对祖先敬重与怀念，语言简单、淳朴，意义深刻。从理论上来说，分析“梅葛”文本，梳理文本中修辞格的运用情况，可以发现修辞运用规律，丰富修辞学理论；用修辞学研究少数民族文本有助于挖掘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文学价值，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理解。从现实来看，通过分析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学习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创作风格，讨论修辞手法如何体现民族语言文化特点，提高文本的可读性。此外，从修辞学角度对《梅葛》的研究可以拓宽“梅葛”研究的视野，加深读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并学习他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总结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语言特点，增进彝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同时对后期的汉英翻译提供语言学基础。

## 二. 研究范围

研究主要以《梅葛》为基础，主要分析文本中比喻、夸张、反复和设问四种主要修辞手法运用情况。该书由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 4 月出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归属于中华大国外学金典文库。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共 288 页，5770 余行。

## 三.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通过数据库搜集有关彝族史诗《梅葛》的相关研究，将研究文献分类，提取与本研



究关联性较强的文献，细致研读，厘清目前对“梅葛”研究的关注点，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2. 案例法。以《梅葛》（汉译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对文本中涉及到的主要修辞语句进行提取，并主要从比喻、夸张、反复、设问等方面分析其语用效果。

#### 四. 文献综述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人口约为 983 多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四省，其他地方则呈现大杂居、小聚集。由于不同各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不同，在语言上形成了不同的方言区。根据语文工作对调查结果，彝语分为六个方言区：一是金沙江以北，二是黔（贵州）西北和滇（云南）东北，三是滇南部，四是滇东南部，五是滇西部，六是滇中部。（方国瑜，1984:5）北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四川和云南东部、北部；东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云南省，其次分布在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南部；东南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东南部；西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区主要分布在云南中部。（马学良，1989：135-136）。学界普遍认为彝族由北而南迁徙而来，且与分布在中国西部地区的羌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文化源于生活，文学则是文化的直接表现。彝族人民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口头文学作品，如诗歌、神话、传说、童话、寓言、谚语等，史诗《梅葛》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梅葛》主要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大姚县、姚安县等地（郭思九，1978:25），其中姚安县官屯乡的马游坪村被认为是“梅葛”起源的中心地带，也是目前“梅葛”传承的核心区。“梅葛”内容包括创世、造物、婚事和恋歌、丧葬四个部分，每部分下面分若干节，每节故事内容独立完整，四个部分合在一起形成整体，表现了彝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和宇宙观，还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彝族人民的贫困生活，以及恋爱、婚姻、丧事、怀亲等习俗，同时也显示了历史上彝族人民与其他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经济、文化上的交流。（马学良，1989：552）“梅葛”讲述了人类造天地、造工具、建房子、盘庄稼、娶亲、办葬礼等故事，是彝族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但其发展不是孤立的自我发展，而是和周边的民族相互学习中发展，“蚕丝”部分，就讲到江西挑担人，汉家姑娘抱蚕子、拣蚕，汉家田埂上割茴香，剑川人纺丝线，从汉区寻来的铜和铁等场景，说明彝族和汉族在很多方面已经有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梅葛”分为“老年梅葛”、“中年梅葛”、“青年梅葛”、“娃娃梅葛”四种类型。“老年梅葛”也叫“赤梅葛”，调子和内容相对固定；“中年梅葛”主要演绎中年男女成家后生产生活的艰辛，内容曲调比较凄婉忧伤；“青年梅葛”也叫“山梅葛”，主要曲调有相好调、传烟调、戴花调、诉苦调、离别调和喜庆调，内容不固定，可即兴发挥，比较随意；“娃娃梅葛”是彝族的“儿歌”，也称“娃娃腔”，一般由成群结队的青少年和儿童对唱，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彝族人民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起屋盖房、祖先祭祀都要唱诵“梅葛”，这足以见“梅葛”在彝族人民心中的特殊地位，也代表了楚雄彝族优秀口传文学作品。2006 年 5 月，《梅葛》被列为云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云政发〔2006〕

75 号)。2008 年 6 月,《梅葛》被列为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国发〔2008〕19 号)。

由于“梅葛”是口传文学,早期主要依靠毕摩传唱来传承。毕摩,“梅葛”流传地区彝族一般称为“毕么”“朵西”“阿毕”等,一般是由不脱离生产劳动的男性担任,分为世袭和师传两种,都不识彝文,也没有彝文经书,全靠口传和记忆。毕摩是彝族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保存者、传承者,彝族原始宗教活动大多与毕摩有关联(李云峰,2007:11)。在彝族人心中毕摩是充当人们与鬼神之间、祖先之间矛盾关系的调解人,在彝区毕摩被认为是最有知识的人,受人敬重。为了保持“梅葛”这一“活形态文化”(杨甫旺,2005:114)能继续传承,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组织多名专家、学者深入“梅葛”流传姚安县、大姚县等地区进行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最后汇总多份整理资料,于 1959 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学者对史诗《梅葛》的整理和研究也相继出现。经过查阅,目前对《梅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史诗的溯源(唐楚臣,1993;黄季平,2014),研究述评(胡立耕,2005;李世武,2018;李世武,2019;沈小玲,2023;杨燕,2023),原始宗教信仰(陈永香,2006;李娜,2010;廖玲,2012),神话系统及传说(陈永香,2010;朱飞镝,2013;刘伟,2015),社会功能(王翼祥,2007;李瑞,2019),文化特征及文化价值(2005,杨甫旺;李云峰等,2007;王小盾,2012;蒋星梅,2012;吉差小明,2014;王玉芬,2016),传承与保护(郭开云,2005;陈永香,2010;胡云,2015;苏斐然,2018;胡云,2019;熊乾琳,2019),文本句法分析(胡立耕,2005;胡云,2013;蔡晓丽,2015)等。学者对“梅葛”的研究较多的关注在起源问题、文化阐释、原始宗教信仰、母题研究、社会功能、民族关系等方面,但对“梅葛”文本语言研究相对较少。

从以下两个图可以分别看出,学界对“梅葛”研究的时间分布和研究主题分布。

图 1. 梅葛研究年代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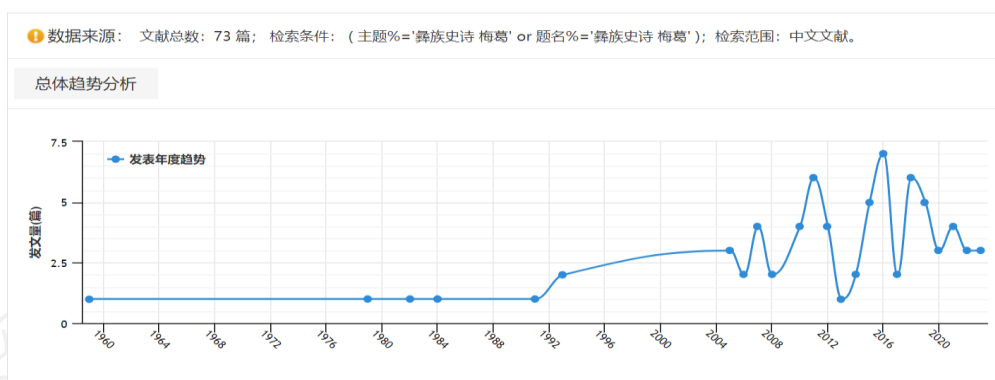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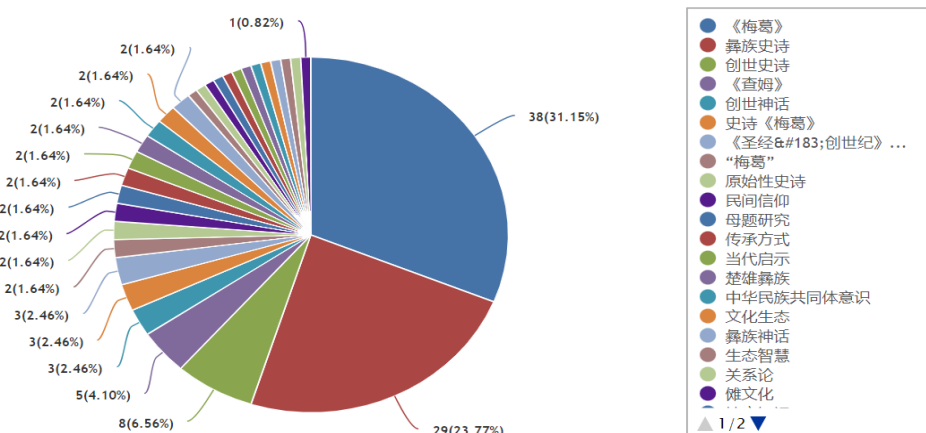


图 2. 梅葛研究词频分布情况



从图标中可以清晰看出，国内学者研究“梅葛”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2004 年到 2020 年这几年是研究成果较多的几年。一方面是因为 50 年代调查队完成了资料搜集，并出版了《梅葛》汉语版，引起了民族学者极大的关注，纷纷撰文论述；另一方面则是国务院 2009 年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 号）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全面发展。从研究内容来看，由于“梅葛”是彝族口传文学，研究内容主要大多与史诗起源、神话、文化、生态、宗教、民间信仰等有关。从语言学方面来研究《梅葛》的成果相对偏少。胡云（2013）运用程式（formula）理论，从文本中的数字、人名、方位词，以及句法中的平行句和韵律方面入手，分析了楚雄彝族的两部创世史诗《梅葛》和《查姆》的程式特点，指出程式的运用主要有利于歌手吟唱时记忆文本内容。王小盾（2012）分析了《梅葛》文本中涉及的数字文化，指出一方面来源于原始信仰，另一方面源语传唱的记诵模式和修辞习惯。蔡晓丽（2015）从《梅葛》的传承和保护视角切入，从语义程式、句式结构程式和语词程式分析文本，指出程式的运用有利于毕摩或歌手演唱“梅葛”时方便记忆。陈永香（2010）也从《梅葛》传承方式研究出发，指出作为口头文学，“梅葛”在展演的口头程式中，关键是内在的文法，歌手只要掌握了文本的程式特点，在相对固定的内容下，他们就可以进行再创造，添加新的唱诵内容。作为口传文学的“梅葛”研究，从语言学方面开展的研究主要侧重分析文本的句式构成，偏重传唱功能，文学性研究还显得不足，从修辞学视角来分析文本的研究更是匮乏。

## 五. “梅葛”语言修辞运用

通过对《梅葛》文本的认真阅读，发现文本中大量运用了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反复、设问、拟人、对偶等。修辞是加强言辞或文句效果的艺术手法，通过修辞手法的运用，可以增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提高文本的可读，让读者通过想象，感受早期彝族人民宏大的叙事手法，把世界万物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故事。

### 5.1 运用比喻，具化形象。

比喻，又叫“譬喻”，俗称“打比方”，就是在心理联想的基础上，抓住并利用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点，用其中一个事物来展现、阐释、描绘相关事物，交相辉映，混问一体。

（王希杰，2014：390）比喻运用恰当能极大提高文本的阅读性，让读者通过“本体”“喻体”的相似相，利用联想进入想象的空间。

“梅葛”第一部分《创世》中的“开天辟地”部分“格兹天神”派了五个儿子来造天，四个女儿来造地。但在天地未形成之前，人们对天地的认知只存在想象之中，即使是最具神力的“格兹天神”也没有天地的具体具象，所以对天和地做了一个形象比喻。“天像一把伞，地像一座桥。（p.3）”通过“伞”和“桥”来比喻天和地的样貌，人类由此用“伞”做造天的模子，用“桥”做造“地”的模子，为人类造天地提供了依据和模型。在“人类起源”一节中讲到孩子用马樱花树下的清水洗后“孩子就像马樱花（p.211）”。楚雄彝族认为，它具有万物的灵性，能驱魔法病，成为彝族妇女、儿童服饰上的图腾纹饰，能福佑人们吉祥如意。因此，他们希望用马樱花树下的清水洗过的孩子能像马樱花一样惹人喜爱、漂亮，同时能健健康康。比喻用来寄托人们对孩子的一种希望。此外，在“农事”一节中讲到盘庄稼，“属龙日来撒，庄稼像龙一样旺；属虎日来撒。庄稼像虎一样好。（p.94）”这里一方面强调了盘庄稼要就讲究时令，要在特定是时间播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生产力低下，人民希望庄稼长势良好并能丰收，所以用民族崇拜的“龙”和“虎”来比喻庄稼。龙和虎在人们的心中都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龙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虎存在于人们现实生活中，两者都是无所不能的吉祥之照，此处既是比喻，也隐含着夸张之意。在“造工具”一节中，讲到种竹子，“竹芽长得像鼠耳（p.103）。”此处比喻主要运用两者的相似性，因竹芽刚冒土而出时样子和鼠耳却有几分相似之处，预示新芽生机勃勃。讲到种荞时说“荞子长的好，颗颗像葡萄。（p.115）”由于彝族大多居住在山区或半山区，生产条件相对低下，有些地方无法种植水稻，荞就是较为重要的农作物，“彝人的很多场合都需要荞子，结婚需要荞，祭祀做法需要荞，过年过节需要荞。”（阿苏克的莫，2014:123）人们希望荞的种子能长到葡萄那么大、那么圆润，实际是对庄稼丰收的希望。彝族谚语中就有“人类母为尊，庄稼荞为贵。（沙马加甲，2022:285）”的说法。此节中运用的比喻都是由于早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的对自然的认识和把握不足，但又希望能够掌握自然、运用自然，改变“靠天吃饭”的现状，而寄希望于想象，通过比喻的手法，给读者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加深对物体的性状的认识。虽然造天造地带有一定的想像，但造天造地的模子、种的庄稼、养的竹子，这些想象的基础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这也体现了早期彝族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

## 5.2 运用夸张，深化具象

夸张，就是故意言过其实，或夸大事实，或缩小事实，目的是让对方对于说写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又一个更深刻的印象。（王希杰，2014：354）

“梅葛”中夸张运用较多，主要在创世部分。在“开天辟地”一节中说到造好了天地，格兹天神要量量天地大小，“请飞蛾来量天，请蜻蜓来量地。（p.6）”飞蛾和蜻蜓虽然能飞翔，但不是飞的最高的，也不是飞的最快的，但却是人们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此处运用夸张的手法，夸大了飞蛾和蜻蜓的能力，甚至说赋予它们一定的“神性”，因为它们能为人类量天地的大小。结果却发现，由于造天的五个儿子偷懒，造地的四个女儿勤快，天造小了，地造大了，天盖不住地。于是“阿夫



的三个儿子抓住天边往下拉，把天拉得大又凹，放三对麻蛇来缩地，麻蛇围着地边箍拢来，地面分出了高低，底边还箍得不齐；放三对蚂蚁咬地边，把地边咬的整整齐齐。放三对野猪来拱地，放三对大象来拱地，拱了七十七昼夜，有了山来有了簪，有了平坝有了河。天拉大了，地缩小了，这样合适啦，天地相合了。（p. 8）”用人去拉天边，把天边拉大，这是多么大胆地想象。用蛇、蚂蚁、野猪、大象各三对来缩地，而且耗时七十七昼夜，这一夸张手法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力量都是有限的，面对广袤的“天”和“地”他们都是渺小的，所以运用夸张的手法，赋予他们以超乎自然的能力，把天“拉”大，把地“缩”小，从而实现天地相配，让人有了生存的基本物质环境。这其实体现了人类作为“天”和“地”的创造者，他们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自身及周围的自然生物去管理自己的“造物”，也体现了朴素的唯物史观。之后，“格兹天神”又用打雷和地震来测试天地牢不牢固，结果天开裂地通洞，得补天补地。“用松毛做针，蜘蛛网做线，云彩做补丁，把天补起来。用老虎草做针，酸绞藤做线，地公叶子做补丁，把地补起来。（p. 9-10）”之后还用“三千斤的公鱼撑地脚，七百斤的母鱼撑地边。（p. 11）”“四根老虎的大骨作撑天的柱子（p. 13）”这样天地才稳当。针、线、补丁，这是日常生活人们经常接触的针线活，但彝族人民却能把松毛、老虎草当针，把蜘蛛网、酸绞藤当线，把云彩、地公叶子当补丁，把补天补地当作日常的针线活。三千斤的公鱼和七百斤的母鱼也仅仅是一种夸大其词，目的是要与“底边”大小相配，而老虎的四根大骨就能做撑天的柱子则是因为彝族人民相信“虎尸化万物”的传说，所以虎无所不能，小小的虎骨依然能撑起天的四边。从这些夸张手法来看，一方面表现出彝族祖先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同时也表现出人不是万能，面对困难时还需要一些动物、植物来协助，同时需要辛勤劳动，甚至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换来成功，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状态，是一种原始的自然生态观。人类要生活就要学会利用自然，但又要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语言艺术中，夸张可以使所描述的事物某一方面的特征更鲜明，可以使所描述的社会生活的本质显现得更突出，使美者更美，丑者更丑。（罗曲，2013:23）通过夸张的手法，使读者深化了对文本所阐释的意义理解。在第二节“人类起源”部分，先讲述了人类经历了“三代”人但都因为“心不好”“糟蹋粮食”“贪吃懒做”，所以决定换人种，天神派武姆勒娃（人名）去试探人类，最后只留下心地善良的兄妹两人，洪水降临之前种下三颗葫芦籽，“栽下三天会出芽，过了三天藤就爬，又过三天开白花，再过三天结葫芦，最后三天会长大。”“葫芦藤有担子粗，葫芦叶有簸箕大，结了一个独葫芦，葫芦结的像囤子。（p. 35-36）”葫芦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植物，但在梅葛流传区的彝族人民的心中它具有神圣的地位。“格兹天神”发洪水淹没大地，只有两兄妹因为藏在葫芦中免受洪水，为人类留存了最初的人种，具有延续人种的功能，“云南哀牢山的彝族山寨，至今仍有供奉“祖灵葫芦”之举。”（朱飞镒，2013:33）同时，葫芦还象征着母体的生育功能，葫芦籽还象征着多子多福。因此文本中，葫芦的生长速度以及外形都被极大的夸大，体现了彝族人民对葫芦所怀有的特殊情感：人种来自于葫芦，是葫芦让人种得以延续，让文明得以延续。

### 5.3 运用反复，强化具象

反复，就是为了强调语义重点，加强语气和感情，加深对方的印象，造成一种特别的情调，重复相同的成分，如词、句、段。反复的主要功能是渲染、强调、着重、夸张。反复也有调节音节、增强节奏的作用。（王希杰，2014：305）

“梅葛”文本中重复的修辞手法运用较多，重复内容多为部分重复，有时是隔句重复，能极大提高语言表的气势。该修辞手法运用集中在“开天辟地”和“人类起源”部分，主要为部分结构反复，有些地方是间隔反复。如讲到造天的五个儿子的名字“一个叫阿赌，一个叫庶顽，一个叫贪闹，一个叫顽连，一个叫朵闹”和造地的四个女儿的名字“一个叫扎则，一个叫戡则，一个叫慈则，一个叫勤则。（p. 2）”这里反复的运用仅仅是句子结构上的并列，使结构相对稳定，方便记忆并吟唱，同时也为后面对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各自的性格描写做铺垫。而“天上没有太阳，天上没有月亮。……天上什么都没有；地上没有树木，地上没有树根。……地上什么都么有。（p. 14）”主要描述天地初始的样子，前面反复说天上没有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彩虹，后面说地上没有树木、树根、大江、大海、飞禽、走兽，最后要强调的是天地空无，毫无生机，所以要去造物，丰富天空和大地。通过前面的反复，这让人们能想象出天应该是什么样子，大地应该是什么样子，推动了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使天空和大地的具体形象在人们脑海中得到强化，依托大自然中客观存在物，人类也才有了造天造地的想象力。类似的重复修辞运用还有很多。“虎尸化万物（p. 15-17）”部分运用间隔反复，整节句子结构均为：A 莫要分，A 可做 B；C 莫要分，C 可做 D；E 莫要分，E 可做 F。……，如此循环，主要是凸显老虎身体部位和世界万物的普遍联系，加深读者对彝区虎文化的认识，强化了虎在彝族人民心中的特殊地位。此外，“盖房子”（p. 59-74）部分说到“撒树种”、“撒草种”、“分房子”中也大量运用反复手法，整体意思层层推进，盖房需要木料、也需要茅草，而不同树种和草种，适合撒在不同的地方“山顶上”、“山梁子上”、“箐沟里”、“山腰上”、“山坡上”……，盖好房子后按照一定的顺序来给不同民族分住处，体现了民族间的和谐关系，也体现了共享理念。通过部分词语变化，整体句子结构保持不变，有效强化叙事主题的功效。“反复”，不仅仅是一种营造重章叠句，一唱三叹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民间诗歌表述主题的叙事方法。种按照一个固定的段落程式不断复制的叙事手段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次重复与前一诗段的意义都会有所不同，有时则在内容上略加变换，形成前后词句意义的递进。（刘薇，2018：79）这样的表现方式，能把故事情节一步步推进，同时又方便梅葛演唱者通过部分内容的重复在吟唱过程中增强记忆，保证了故事的延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 5.4 运用设问，美化具象

胸中早有定见，话中故意设问的，名叫设问。（陈望道，2008：114）也就是说，句子并无疑问之处，故意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回答，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思考和重视。

在《造物》“盖房子”部分，讲述如何盖房子，用什么盖房子，盖了房子谁来住的故事。这一节中大量使用设问修辞。如：“哪个来盖房？哪个来撒树种？什么是树王？先撒什么树？什么是草王？先撒什么草籽？什么地方盖房子？哪个来住房？什么是兽王？什么是鸟王？”（p. 58-74）虽然每个问题读者都能在文本中找到对应的答案，这是因为“梅葛”被整理翻译成书，形成了固定文

本。在成书之前，“梅葛”的手抄卷只有毕摩拥有，且由毕摩演唱，所以在他唱上句的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下句的答案是什么，能激起听众的好奇心，又由于演唱者是毕摩，给听众一种神秘感。如，说到什么是兽王时，人们的普遍印象应该是狮子或老虎，而答案却是兔子；什么是鸟王，回答是凤凰是鸟王；问到哪个来住房，回答是根据民族习惯不同，把不同地方的房子分给不同的九不同民族居住（这与“开天辟地”部分，洪水过后，兄妹成婚，生出葫芦，而劈开葫芦后走出九个民族相呼应）。不但人有了住房，就连动物也有“住房”，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些答案给听者出其不意的印象，吸引着听者一问一问的听，一个接一个的猜想。

在“狩猎和畜牧”部分也有大量设问句。“哪里有猎狗？哪里出麻索？哪里出猎网？（p. 74）”，“牛从哪里来？哪个先看见？哪个把牛找回来？有什么地方好放牛？猪从哪里来？羊从哪里来？（p. 80-82）”之后又问到谁来放羊，谁来放猪，用什么做吆猪棍，用什么做赶羊鞭，一系列的问题，一环扣一环，一个接一个。在“造工具（p. 100-102）”部分说到找铜铁也大量运用了设问手法，“哪个见铜花？哪个见铁花？哪个采铜花？哪个采铁花？哪个先捡铜？哪个先捡铁？”一问一答，给读者提供了一幅找铜铁，炼铜铁，造出铁器盘庄稼的美好生活景象。“怀亲”部分讲到父母生病死亡，举办葬礼时说“什么当马鞭？松树杆当马鞭。什么当缰绳？麻索当缰绳。什么当马掌？纸钱纸锭当马掌。（p. 276）”这里讲述葬礼上把两口棺材比作两匹马进行装饰，表达了子女对过世父母深切怀念和不舍之情。在其他的章节里也大量使用设问方式，看似自问自答，其实每一个答案都是对故事内容的强化，同时也是生活教育，如何安家，如何盘庄稼等，表现出彝族先民朴实的生活观。

## 六. 结论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对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搜集流传于楚雄州民间的“梅葛”资料，经过搜集、整理、讨论、翻译、成书，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此拉开了“梅葛”研究的序幕。不同学者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视角切入，研究讨论“梅葛”史诗的溯源、研究述评、原始宗教信仰、神话系统及传说、社会功能、文化特征及文化价值、传承与保护、文本句法分析等方面展，硕果累累，但从修辞学角度分析“梅葛”文本语言特点的研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本文从修辞学角度分析“梅葛”的语言修辞特点，研究发现文本中大量使用比喻、夸张、反复和设问等修辞手段，有些地方甚至存在交叉使用情况。作品中合理运用修辞手段可以提高话语的表现力，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为读者构建宏大的叙事图景，突出叙事主题。此外，作为口传文学作品的“梅葛”，运用修辞手段可以更好的体现其文学性特征；同时，对于吟唱“梅葛”的歌手来说，修辞运用也有利于文本的记忆和吟唱。正所谓“一言之美，贵于千金。（《抱朴子·释滞》）”

比喻的运用使文本中描绘的事物或场景更加形象、具体而明晰，让古老的史诗语言向想象图景靠近，读者可以利用这些生动的画面拉近自己与史诗的距离，加深对史诗语言、主题等各方面的理



解。夸张手法则让读者了解到彝族先民的智慧和勇敢，无论面对何种困难，没有天地、没有人种、没有房子、没有工具、没有庄稼、没有牲畜，劳动人民都能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去改变恶劣的自然环境，让环境服务于人类生存。虽然夸张的手法赋予了人或者物有一定的“神性”或“神力”，但美好的结果不是直接靠变化出来的，需要人类通过艰辛的努力才能完成，体现出了劳动创造价值唯物史观。反复手法的运用一部分是结构的简单重复，方便吟唱着记忆内容，不管谁来唱内容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便于传承；另一部分反复则与故事情节的推进情况，层层递进，逐步构建出一副宏大的叙事图景。设问手法在“梅葛”中使用较多，看似明知故问、自问自答，实则意味深长、引人深思。“梅葛”既讲述开天辟地的故事，也讲授农业生产生活知识，更教导为人处世之道。作为吟唱的“梅葛”，运用设问手法更能引起听者的好奇心，让听者跟着演唱者的节奏走，不断升入主题，理解主题。

本文仅分析了四种主要修辞手法，而文本中的修辞手法远不止这四种，有些地方存在多种修辞手法并用情况。所以，从修辞学角度解读“梅葛”文本还有较大的空间可以探索。

## 参考文献

- 阿苏克的莫. (2014). 从彝族谚语看农耕文化的传承.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 (3): 123
- 蔡晓丽. (2015). 《梅葛》语言程式探析.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7)
- 陈永香. (2010). 彝族史诗《梅葛》的传承方式研究. 青海社会科学. (1)
- 陈望道. (2008). 修辞学发凡.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 114
- 方国瑜. (1984). 彝族史稿.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8)
- 郭思九. (1978). 勤劳勇敢的民族. 丰富多彩的文学——略谈彝族文学. 思想战线. 4(2): 25
- 胡云, 陈永香. (2013). 《梅葛》《查姆》文本的程式词语和程式句法分析.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11)
- 李云峰, 李子贤, 杨甫旺. (2007). “梅葛”的文化学解读.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5): 11
- 龙保贵. (2020). 滇南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的主要类型和特点.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2): 2
- 刘薇. (2018). 《阿诗玛》汉译本修辞格比较. 昆明学院学报. (4): 79
- 罗竹风. (1993). 汉语大词典(第一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罗曲, 吴桃. (2012). 彝族尔比尔吉研究. 毕节学院学报. (3)
- 马晶晶, 穆雷. (2023). 民间信仰在活态史诗翻译中的叙事重构——以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英译为例. 外语研究. (6): 75-76
- 马学良. (1989). 彝族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2)
- 平慧, 张双祥, 黄涵琪. (2014). 彝族文学研究的新篇章. 民族论坛. (3): 109
- 沙马拉毅. (2004). 彝族文学概论.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7)
- 沙马加甲. (2022). 凉山彝族谚语翻译.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6): 285
- 王小盾. (2012). 论《梅葛》中的文化数字. 民族文学研究. (2)



- 王希杰. (2014). 汉语修辞学(第三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8)
- 杨甫旺. (2005). 论“梅葛”的历史文化特点.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114
-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 (1960). 《梅葛》. 人民文学出版社. (4)
- 张弓. (1963). 现代汉语修辞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 (12):1
- 朱飞镐. (2013). 《梅葛》中的起源论释略.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10):33
- 朱光潜. (1987). 朱光潜全集(第二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YANG NENG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M. A. (Maste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Language teaching ; Translation studies
	<b>Address (地址) :</b> 645, Lucheng Town,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prefecture, Yunnan Provinc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CHATUWIT KEAWSUWAN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D.Litt. (Chinese Philology), Fudan University, P.R.China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Thailand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 Chinese Phonology - Chinese Culture -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b>Address (地址) :</b> Kasetsart University, Ngamwongwan Road, Ladyao Subdistrict. Chatuchak District, Bangkok 10900

